

# 俗人狂想

白脸 著



每个人身后都有一扇门，  
而里面往往藏着他的秘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俗人狂想

白脸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俗人狂想 / 白脸著.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1

ISBN 978-7-5502-1306-7

I. ①俗… II. ①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2149 号

俗人狂想

作 者:白 脸

选题策划: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孙志文 连 慧

封面设计:颜森设计

版式设计:张 敏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0 千字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8 印张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978-7-5502-1306-7

定价:25.00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58572848



## 目 录

引子 .....	001
第一章 2037 .....	006
第二章 往事 .....	145
第三章 一树梨花压海棠 .....	184
第四章 真相 .....	242

## 引子

当哥们儿被楼下的课间操音乐吵醒，第一反应就是——瞎了！

要知道，平时我上晚班每天都是伴着课间操起床。作为对流行音乐不太熟悉的我，这两年跟着那所中学课间操的前奏和后缀居然也学会了不少热歌。最近这个月的前奏是《太委屈》、后缀是《只爱陌生人》，我仔细地听了听歌词，不错！尤其是对那些还没早恋的孩子能尽快早恋上很有帮助！

但今天我却没心情跟着复习《太委屈》，原因很简单：这周哥们儿是早班！我早班的上班时间是六点三十分，而课间操前奏音乐开始一般是九点四十分，并且现在已经开始播放第二段的高潮了。

于是，我在陶晶莹的高潮声中以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洗漱完毕冲下了楼。

在去单位的路上我顺便对自己的迟到进行了一下反思。说思想上不够重视？我觉得那不是事实，我的问题恰恰出在过于重视！

每逢第二天上早班，我头天晚上的酒量便会骤减，而且一整宿神经都是高度紧张，听力也变得格外好，方圆五百米的所有响动基本上都逃不过我耳朵。比如，每天凌晨一点四十五分

会有清洁洒水车轰隆隆地开过；四点五十分楼下会传来环卫工人的对话声；五点十分楼上的家伙会趿拉着拖鞋起床晨练；还有隔壁的夫妻过生活的声音——当然，每隔二十八天便会有五六天是间断的。但如果是晚班或休息，情况则大不一样，基本上是沾枕头就着，所以我觉得迟到的原因是我对这份工作太重视了。

到了单位我刚换好衣服，主任就怒气冲冲地滚了过来。面对领导的严厉质问，我很平静地回答说闹钟没响，不知道是坏了还是没电了。主任说那你不事先往单位打个电话？哥们儿觉得丫这个要求十分可笑——我如果早上能起床打电话哪里还会迟到！

其实我知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迟没迟到，而是我在主任那里“不得烟儿抽”。不过也的确赖我，事情的起因是这样：那次哥们儿在“方便”，有人聊着天走进来，我一听，是主任陪着局长。当时主任用一种激昂的口吻说：“局座，您就放心吧，下面的同志干劲儿特高，都觉得上月奖金太多了，吵着嚷着主动要求加班呢！”局长没出声，我只听见了小便的声音，估计是边尿边频频点头。

古人云：“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路边说话草窠里有人听。”这几句屁话可把正关着门在单间里的我给气坏了，每月四个周末八个休息日，基本一天不让歇，到头来奖金也就2000元，我们怎么还会嫌多？难道大家傻吗！所以，出了厕所我就把主任的原话传了出去，好好帮他树立树立“威信”。

有时候老话说得就是准，比如那句：“没有不透风的墙。”于是，这事儿传着传着就传到主任耳朵里，而且还是带着“出处”的！因此成就了我和主任的不解之怨——也算是哥们儿罪有应得吧！

中午，在食堂听到一个传闻，并且这个传闻还很快地变成

了可怕的事实,那就是从今年开始我们每个职工要向外推销出2万元的猪蹄或猪肘,否则便取消当年的年终奖金!说到这里您肯定会以为我们单位是熟食加工厂之类的企业。那您可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是个印刷企业,因此,我除了觉得这条规定很无理,另外,所定的价格也非常不合理,不论猪蹄或猪肘的批发价比外面的零售价还要高出百分之五十。

这消息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在短短的一个月里我们已经取消了饭补、季度奖以及过节费。但是,就在这怨声载道的时刻,局里竟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当日下午又推出新的一年奖金发放办法:按照不同的岗位制定系数,普通职工的系数是1;科级是2;处级是3;局级是6。这也就是说,如果我当月的奖金是2000元的话,那局长就是我的6倍,也就是12000元!

不过,很快我就想通了,领导考虑问题自然有领导的道理!我甚至还替他们想到了许多理由。比方说:1.局长的专车是奥迪A6,试想,长年乘坐轿车的人除了呼吸的新鲜空气比较少、缺乏运动以外,还会随时有出车祸的危险。2.局长每天在外面应酬一定少不了大鱼大肉,生猛海鲜之类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恰恰是高脂肪、高热量、高盐的三高食品,久食之后,血压高、血脂高应该是避免不了的。3.局长每天日理万机,必定早已心力交瘁。4.局长每天总是抱着手机一通狂聊,因此他所受的辐射也肯定比我们这些没有什么业务可联系的普通职工大的多得多!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得出的结论是:他应该活的没我们局长!所以,他多赚一些钱,想吃就赶快吃点儿,想喝就麻利喝点儿,还是可以理解的。

次日清晨我终于没有迟到,并且有幸在食堂亲眼目睹了局长的又一“义举”。七点十五分我们正在食堂吃早点,局长出现了,穿着笔挺的西服,披着藏蓝色大衣,后面跟着司机秘书等一

干亲信,那架势有点儿像旧上海滩的青洪帮老大。当我们吃完正要离开的时候,局长突然发怒了,他把食堂主管叫过去,指着盘子里的葱油饼愤慨地喊道:“这葱油饼怎么这么大?如果同志们吃不了不就造成了浪费吗?看到这种现象我十分痛心,要知道,一些边远山区还吃不上米和面,不要因为我们的生活刚刚富裕一些就开始浪费!”

局长的一番话说得我们惭愧不已,还有几个人在偷偷地擦眼泪。这种感动的情绪一直维持到第二天吃早点的时候。但当我们端着还是老价钱但个头却只有原来三分之一大的葱油饼时,几乎所有人都破口大骂。

下午局里发东西,我一看:东北大米、东北小米、东北拉皮、东北粉条、东北木耳等等一系列东北土特产品,堆得局里哪哪儿都是,搞得路人以为我们局改成了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有的同志在底下骂局长以权谋私,说这不定又救活了他家乡多少企业,他又吃了多少回扣。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振兴家乡经济不是什么坏事,而且发总比不发好。只是我心里一直在默默地许愿:但愿下一任局长的家乡在海边……

三个月之后,下面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个猪蹄没卖出去,正当我们为此事发愁的时候前面办公楼传出了爆炸性新闻:局长被我们一个同事拿刀捅了,据说是为了待遇问题。欢呼之后我们再一打听:局长毫发无损,拿刀的同事被别人给抓住了!

不过,第二天局里召开了紧急会议,第三天公布会议决定,全是令人振奋的消息:1.取消卖猪蹄,恢复年终奖金;2.关于食堂东西偏贵的问题,决定以后每人每月补助伙食费400元;3.根据有些同志反映办公楼厕所有手纸而车间厕所却没手纸的情况,决定给全局所有的厕所都配上手纸。

一时间全局上下欢声雷动,大家纷纷缅怀那位当时已经被



公安机关拘留起来的同志。

只可惜,好景不长,几天之后,我所在的机组因为设备出了故障,被勒令集体下岗。

关于这件事我觉得很委屈,所以在这里讲一讲,请大家给评评理:我们的设备是从德国进口的。据说极其耐用!用当时安装人员的原话就是‘至少用个二三十年没问题’。但是,我们也就刚用了10年,居然坏了!越洋电话打过去,人家德国工程师惊呼:“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们是在吃机器吗?!”

所以,领导勃然大怒,勒令我们集体下岗。在这里,我想请大家注意:人家德国人嘴里的二三十年是按每天8小时工作制说的。可实际上我们永远是24小时连轴转,其实等于用了30年!此外,连那么坚固的纯钢齿轮都扛不住了,您说说我们这些血肉之躯是怎么熬过来的吧!

但领导不管这些,果断地把责任推到了我们身上。也对,黑锅总得有人来背,那干活的不背谁背?不是有那么句话嘛,不干不出错,谁干谁倒霉!

当时,我冷静地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情况:1.看来我苦等三十多年的富豪亲生爹妈是没戏了,2.冲我的长相,“一下杵在金窝里”这种好事估计也轮不上。

所以,如今两条路摆在我面前:坚持买彩票,直到中500万;豁出去了,写一部小说一举成名!

经过十几秒的慎重考虑,哥们儿毅然决然地选了第二条路。

其实我知道,靠写小说成名也不容易,但怎么也比买彩票靠谱,因为我听说彩票中头奖的概率是三千二百万分之一!

我这个人,向来雷厉风行,说动笔就动笔。于是,就有了这本《俗人狂想》。

不多说了,大家看书吧,哥们儿还等着煽起来呢!

## 第一章 2037

### 1

我死的那天……不，准确地说应该是我下葬那天，天气非常好。阳光洒在草地上，一派生机勃勃的样子。

墓地是我之前选好的，出殡的来宾也事先经过了遴选。比如说，那些欠我钱的朋友就没叫——不想给他们丫装大个的机会。即便这样，来的人还是不少，有我的家人、老哥们儿、熟稔的编辑和书商，剩下就是一些忠实的读者。

葬礼仪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得出来，他们的悲痛是真切的。

等等，等等……不会吧！如果说我死的时候是八十四岁，那我的儿子儿媳怎么还那么年轻？

就在我大惑不解的时候，阿布用它那单调的声音把我召回到现实中。

当我一睁眼看见阿布，第一反应就是：哥们儿没死！

阿布是一条拉布拉多犬，也是我的家人和朋友！自打我老伴“大个”去世，它一直忠心耿耿地陪伴着我。

看来哥们儿真是老了，居然梦见了自已的葬礼，难道这就是知天命的深意？我躺在床上默默地数到一百，然后才慢慢地侧身起床。床下的阿布一看我起来，兴奋地摇着尾巴，激动不已。

我按照老规矩先用力地胡撸胡撸阿布的毛，然后到卫生间洗手、洗脸、刷牙，最后是我那几根稀疏的银发。说来也怪，我从三十多岁开始掉头发，而且速度很快，从趋势上估计应该能在两三年内掉光。但我今年已经六十有四，还是有些许银发顽强地固守着它们的阵地，不离不弃。

早餐时打开电视，女主播面色凝重、如丧考妣地出现在电视墙上：“昨天，沪深两市没能延续前几日反弹走势转而大幅下挫，截止到昨日收盘，上证指数报收于 514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26 点，跌幅为 4.81%；深成指……”

我冷哼了一声，满脸鄙夷地关上电视。

很不幸，这个结局 27 年前我就猜到了。那时，上市公司恶意圈钱的目的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仅 2009 年~2010 年重启 IPO 那一年当中，排着队从 IPO 过会的上市公司就高达 281 家，募集资金超过一万个亿！

更令人发指的是，当时的监管机构只把股市当成了一个帮企业圈钱的机器，从来没替广大的投资者想过。

接下来则更糟，刚刚上市不久便曝出财务造假或亏损的公司越来越多，从上市到被 ST 或退市的时间也是越来越短。

终于，这一切在 2019 年 10 月彻底爆发了。多家企业集体再融资成了压垮中国资本市场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盘一泻千里，三千只股票连续数日集体跌停。情急之下，证监会把每日的跌幅从原来的 10% 改为 5%。无奈，积危久矣，大盘一口气跌到 1145 才算止跌。之后，更是踏上了慢慢熊途，一直跌

到如今。

这期间，我两个初中同学因为不堪忍受毕生的积蓄大幅缩水而选择了从高层自由坠落；还有一个发小，在用自己的佩枪枪杀了老婆孩子之后打爆了自己的头。最惨的还数我表哥，背着我表嫂赔光所有的养老金，又不敢说，先是一夜急白了头，后来居然就疯掉了！

唉！回想起来真是后怕，幸好我早就跳出这个“火坑”。

其实，我年轻时也炒过股，那是在1996年冬天，我这个自诩十分聪明的人筹措了11万血汗基金，雄心勃勃地杀入股市。哪知入市的第二天，中国证券市场推出了涨跌停板制度，不解风情的大盘连续3个跌停，3日内，我的账面损失了小一半。直到2005年底，我的11万还剩下不到2万元。2007年5月下旬，我再次筹措了13万元重入股市，决心把本儿翻回来。谁知入市后第三天，赶上了震惊中外的5·30股灾，账面又亏损了近一半。

之后，哥们儿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来到德国的卡塞尔，参加老艾丹的“童话之旅”。卡塞尔热情的市民、良好的人文环境、田园般的景致，就像强力胶一样暂时把我那颗破碎的心黏合起来。

那期间，我和狗子有幸结识了一位当地的工程师。由于老外的名字很绕嘴，我们把它音译过来，叫：“没消夜”。

“没消夜”是个地道的日耳曼人，酒量好，很健谈。有天在没消夜家小酌，酒过三巡我又想起深深伤害了我的股票，于是顺口问：“没消夜，你们德国人炒股吗？”

没消夜做了一个很无奈的姿势说早就不炒了。然后说出一段让我刻骨铭心的话：咱们股民就像在绿油油草地上吃草的

羊,而国家、机构和庄家则是树林里虎视眈眈的狼。狼的目的就是要吃掉羊!没准儿有个别的羊聪明一些,凭借着敏捷的身手从狼嘴里逃脱了几次,但最终,还是会成为狼的晚餐。

从那时开始,我便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使你再聪明,有的人、有的事儿,你还是无法战胜的!

当时,狗子指着我的奔儿头问:“白脸,你不是一直挺聪明的嘛,怎么赔了那么多钱?”

我说:“别看哥们儿奔儿头大,但其实真正能派上用场的脑子也就小拇指甲盖那么点儿。”

狗子纳闷了,一翻他那独特的白眼问:“剩下都是什么?”

“剩下都是勾的芡。”

九点半,我的家政服务员拎着刚买的新鲜蔬菜来上班,而我正拿着游泳那套东西要出门。

我摆出一副长者风范:“小李,今天书房简单打扫一下就行了,桌上有些刚写到一半的稿子别给我动。”

“知道了白老师。”家政服务员是一个年轻小姑娘,笑起来很甜。

“嗯,今天中午咱吃什么?”其实我很少过问膳食,因为长久以来菜谱的荤素搭配早已形成了一定的规律。这,只能证明一点,今天我的心情挺好,可能是感到自己还活着的原因。

“中午吃莴笋和西兰花。”依然是甜甜的笑,可惜脸上只有一边有酒窝。

“嗯,莴笋的叶子别扔……”我看了看鲜嫩的菜叶。

“洗干净您蘸酱吃对吧?”

“嗯,你在我这儿算是锻炼出来了,以后跳槽我要收转会费哟。”

“我才舍不得走呢！”小李说完脸突然一红。

这种话茬儿我没法再接下去，那样岂不是为老不尊？于是，我赶紧拎着东西出了门。

## 2

现在会所里游泳馆的条件比过去要强许多：臭氧消毒、自动调节水温，跳台旁边还装有智能监测器，把手按上去，出来的就是你的脉搏和体温。

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所以游泳只能去新街口豁口外的护城河里。那会儿一到夏天，我们一帮小子就跑到河边，脱了裤子，只穿内裤，扑通扑通就下了水。游到差不多的时候，上岸在青石板上趴成一溜儿，在那儿晒裤衩。让人听着觉得我们挺会享受生活、享受阳光的。其实不然，因为到护城河里游泳，是学校和家长三令五申禁止的，是要挨处分的，所以不但要偷偷地进行，而且还不能露出蛛丝马迹。这样一来，游完泳晒裤衩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如果你要不晒，直接穿上外裤回家，那坐哪儿哪儿湿一大片，可就露馅了。

也曾经咬牙狠心出大价钱去过几次游泳池，那时陶然亭游泳池的门票好像是5分，人多，跟煮饺子似的。十几米宽的水池，一趟游下来肋叉子上挨了四脚。

有一次正游了半截被同来的哥们儿拽上岸就走。我说你干吗呀？这刚来一会。他瞧了瞧四下没人，说：“我刚才憋不住了，在池子里撒了一泡尿，怎么着，你不走等着喝尿啊？”从那以后，我几年都没去过游泳池，您想啊，谁知道哪位大侠又没憋住尿啊！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不长记性

的我又跑去游泳馆游泳。刚开始，哥们儿还特别留意水下的一些异常举动，比如说水中有没有什么可疑的颜色或暗流，但时间一长就烦了，爱谁谁吧，反正也不是我一人喝。所以，如果有人说我这代人是喝尿长大的我还真没法反驳！

而且，现在时值 2037 年，游泳还有一个妙处，那就是女士在泳池里基本不穿什么衣服。有时候看得我血脉贲张，久久不敢上岸。您想啊，一把年纪，支着帐篷，实在丢脸。

### 3

游完泳回到家刚刚好，小李掐着时间正要炒最后一道菜。阿布则趁我换鞋的当口在我身边高兴地转来转去。阿布就是这样，只要我从外面回来，不管出去了多长时间，即便是五分钟，它也像久违多日一样激动。

安抚完阿布，洗了手，晾好泳裤和泳帽，那边小李把菜摆好，一切都是那么的有条不紊。就在我刚要坐下来用膳的时候电话响了。

可视电话那头是我儿子那张棱角分明的脸，这他要感激他妈，正是因为遗传了他妈的外貌基因才会如此，否则他长得会唐突许多。

“爸，那什么，有点儿事跟您商量。”

这小子，没事求我是不会轻易打电话的。如今的父子关系，跟朋友关系差不多。好在我从没奢望过靠他养老送终，生他，只是我血脉的延续罢了。

“有事儿就快点说，我正要吃饭呢！”

儿子听出我口气不善，打了退堂鼓：“那您先吃饭，吃完我再打，这事儿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挂了电话回到桌上，我便寻思开了：这小子能有什么事，还这么慎重？钱，他不缺。工作，也很稳定。莫非是感情亮了红灯？我儿子别的都随了他妈，唯有这挑女人的眼光随了我：漂亮、性感就行，哪怕只是“花瓶”。

由于有心事，这饭也没吃踏实，到第四碗时我冲小李挥挥手，没让她盛。

十二点半，听完全球经济资讯，我刚要去上面浇花，我住顶楼，上面有个天台，我在那搭了一个花房，电话响了。

“爸，是这样……”儿子在电话那头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表情，“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下个学期想请我过去客座半年……”话到一半儿子住口不说了，等着我的反应。

“你答应啦？”

“嗯，他们开出的条件很优渥。”

“那你还问我什么！”我的语气明显不快。

“是涵涵……他总不能跟着我去日本上小学吧！”

涵涵是我孙子，虽然没有生活在一起但感情还不错。“那阿芝呢？”阿芝是我儿媳，性感漂亮，可惜，我总觉得她心机太重。

“她跟我一起过去，那边也给她留了位置。”

“你还记不记得我经常跟你说的？”我的口气由不快转为严厉。

“……”视频里儿子黯然不语。

我的火“腾”地一下就着了起来：“你给忘了？”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已经很少发火，但今天不知为什么。

“没有，”儿子小声回应，“如果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谋生，那我们就失去了生命的整个重点。”

“唉！”我叹了口气。他没忘，但是他做不到。我儿子就像千千万万的人那样：通过了一些考试，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结



婚、生子，然后就越活越像一部机器。事到如今说什么也于事无补，我不可能不管我的孙子，我不可能让他去那个国家受教育，我不能！“你晚上把涵涵带过来吧！”

“真的……”儿子有点喜出望外，“这么说您答应啦？”

“算是答应了，但还得涵涵他自己也愿意。”

“当然愿意，他敢不愿意！”在孙子那儿，儿子又找回了自信。

“有个条件你俩得先答应。”

“您说，都依您。”

“我管孩子你们不许干预，我不会溺着他，惯着他！”

“行，没问题。”

“不是问你，我主要是问她。”这个“她”，当然指的是我儿媳妇。

“她也没问题，前天她还夸您新出的作品成功呢！”

我心说了，我最不成功的作品就是你！但毕竟儿子也要面子，我没说。“还有，到了那边，多找几个日本女朋友，算是帮中国人出出气。”

“啊？”儿子那边先是面容惊愕，继而哈哈大笑，“我倒是想，可惜旁边有监工啊！”

挂了电话，我拿起喷壶慢慢走上天台。慢，不是因为我老了，腿脚不利索，现在我每天依然能游个一千米。慢，是因为我想起了涵涵他奶奶。

我的老伴生前一直想亲自教育涵涵，可惜她身体不好，没熬到这一天。要说我老伴，是一个朴素之人，少有的朴素。亲爱的读者，大家别误会。说她朴素并不是因为她节俭、能吃苦。相反，她从认识我之后就开始大把大把地花钱，毫不手软，就好像家里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我说她朴素，是因为她一生都很单